

不辭冰雪

青木舍著

HUICHONG WEIUNG

【第一卷】

為卿執

現代出版社



在无限轮回中辗转千年，明知你的爱是天堂亦是地狱！
却宁愿粉身碎骨，以寻求我们前世今生的记忆……
一部荡气回肠的宫廷大戏，一首缠绵委婉的绝爱悲歌



轻小说 | 轻阅读
彩虹堂 Rainbow House

责任编辑：涂卫东
特约编辑：孟津

装

制：80型·小页

不辭冰雪
為卿熱

內容簡介

如果说，是梦一场，她宁愿在梦里辗转千年。

如果是，命中注定，他宁可放弃大好江山，也要执她的手生生世世。

那一段独一无二的轮回，那一个充满期待而又绝望的俯身，终不能改变那个决绝的背影。

也许，造物弄人，他们便是茫茫人海中无法回绝的一场相遇。

只道是：情到浓时人憔悴，爱到深处心不悔。惯看花开又花谢，却怕缘起又缘灭。

ISBN 978-7-80188-966-9



9 787801 889669 >

定价：42.00元（全二册）

1247.5
2431

不辞冰雪为卿热 I

青木香◎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辞冰雪为卿热 / 青木香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80188-966-9

I. 不… II. 青…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7772 号

不辞冰雪为卿热

作 者: 青木香著

总 策 划: 涂卫东

责任编辑: 涂卫东

装帧设计: 小贾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电子邮箱: xjanda@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1.5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88-966-9

定 价: 42.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001. 一. 聚宴

005. 二. 夜归

009. 三. 婉晴

013. 四. 碎倾

017. 五. 寻梅

046. 十一. 除夕(三) 021. 六. 鹃啼

051. 十二. 往事 026. 七. 冰释

056. 十三. 石妃 031. 八. 表妹

061. 十四. 元宵 036. 九. 除夕(一)

066. 十五. 问情 041. 十. 除夕(二)

086. 十九. 寿辰(一) 071. 十六. 双姝

091. 二十. 寿辰(二) 077. 十七. 风雨

095. 二十一. 寿辰(三) 082. 十八. 沈氏

099. 二十二. 小敏

104. 二十三. 鹿血

108. 二十四. 兄弟

113. 二十五. 酷暑

118. 二十六. 秋猕

122. 二十七. 肖氏

127. 二十八. 筹筵

132. 二十九. 重逢

137. 三十. 婚约

142. 三十一. 春寒

146. 三十二. 雪夜 (一) 167. 三十七. 回归

150. 三十三. 雪夜 (二) 172. 三十八. 命运

155. 三十四. 雪夜 (三) 176. 三十九. 赌局

159. 三十五. 坎坎 181. 四十. 淮阴

163. 三十六. 汤池 186. 四十一. 波澜 211. 四十六. 贺什

191. 四十二. 赏功 215. 四十七. 南柯

196. 四十三. 缘定 (一) 220. 四十八. 轮回

201. 四十四. 缘定 (二) 225. 四十九. 祝融 (一)

206. 四十五. 噩耗 229. 五十. 祝融 (二)

234. 五十一. 祝融 (三)

239. 五十二. 祝融 (四)

康熙五十年,冬。

巧萱用力地搓着手,冻僵的手指总算有了些知觉。今夜,康熙帝的九阿哥胤禩请了八阿哥、十阿哥、十四阿哥及各府的内眷来贝子府听戏。自己在府中的地位不高,只被安排坐在离戏台最远的角落里,身旁的炭炉由于没人及时来加炭,早已熄了火。她裹紧了身上的石青色棉袍,忍不住连打了个两个寒战。见看台中间两桌主位上的阿哥福晋们皆是裘衣华服,四下的暖炉也都烧得通红火亮,几个怕冷的内眷还都捧上了手炉,不觉叹息着取了桌上的一小盅酒一饮而尽,却也是凉的。

巧萱面貌仅数清秀,阿玛又只是汉军旗的一个从七品统领,选秀入了宫也只是分到荣妃娘娘那里做了个洗衣的粗使丫鬟。原以为就要这样度过漫长的十年禁宫生活,却不想一朝被九阿哥相中收房。

记得那一日,她在储秀宫的后院子里晾衣服,嘴里哼着家乡的山歌。

“你叫什么名字?”低哑而富有磁性的声音自背后响起。

巧萱猛地转身,见台阶上一位青年懒散地倚着廊柱,饶有兴趣地看着自己。一身宝蓝色的长袍,外罩着件银白色滚金马褂,手中晃荡着马鞭,英挺俊美,玉树临风。

“奴婢巧萱见过九阿哥。”她忙放下手中的衣裳跪下磕头。

四周很安静,偶尔只听到秋风拂过梧桐树时发出的沙沙声。

下颌微痛,一柄马鞭递过来将她的脸轻轻

一. 聚宴



抬起。逆着光，巧萱恍惚地望着眼前人。

在诸多皇子中，以九阿哥和太子长得最好，旁人都说因生得像他生母宜妃娘娘，所以面貌偏似阴柔，幸得两道浓密的剑眉增添了几分英气。但九阿哥平素里总是阴沉着脸，不似八阿哥那般和善，故而每次遇到他，巧萱总是战战兢兢地跪在人群中，不敢多瞅一眼，可此时当自己对上那双深邃般幽邃的凤目时，却已迷失了心神——

自后她便入了贝子府，一时间不知羡慕多少和自己一般在宫中苦苦煎熬的姐妹。可又有谁知进府后，当面对府中那群娇艳俏丽的福晋侍妾们，她方才逐渐了悟，其实自己只是为衬红花而作陪的绿叶，只是风流的阿哥偶尔兴然所致看入眼的一个小宫女。初时的浓清蜜意，随着时光的推移化作了夜夜苦涩的眼泪，奴才们也由开始的阿谀奉承，到后来因自己的失宠而渐渐变得冷漠忽视。

“你就是爷从荣妃娘娘那里讨来的那个宫女？”前日庶福晋郎氏讥讽的声音犹在耳边，“这样的姿色也入得了爷的眼，不知使了什么狐媚的手段！”

郎氏的手抚上她冰冷的脸，笑道：“这皮肤倒还算细嫩，可惜啊——”说话间，巧萱的脸上便已多出了个五指印。

“下作的东西，以为威风了几日便不知道自己的斤两，一身的贱骨头！”郎氏眯起眼，冷笑道。

巧萱自觉委屈，又畏于郎氏的地位，不敢申辩，默默地掉下泪。

“怎么回事？”胤禔走过了来，看了她一眼，沉着脸问郎氏，“大白日的动起手脚来，你是什么身份，传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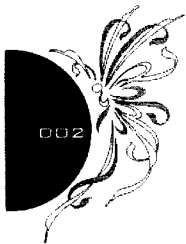
郎氏撇着嘴道：“这月初六是我的生日，白天您还说夜里会到我房中来贺寿，谁知一转眼就钻进了这狐媚子的被窝里。我就不明白，她是哪点比我强了？”

胤禔原不喜见妻妾间争风吃醋，但见她生气的模样，心中不禁一动，反笑道：“是我疏忽了，那日多喝了两杯，一时忘了你这碴。我这里先给你赔个不是，可好？”

“谁稀罕！”郎氏冷哼着。

胤禔又贴近她耳边轻声道：“前几日，一个法兰西商人送了我一瓶香水，我原打算是给婉晴的，现下权当是寿礼送给你吧。你不是一直和我嚷嚷西域进贡的香料味太重，我闻着这瓶香水淡雅，抹在你身上一定好闻！”

郎氏躲开他，道：“原是要给姐姐的东西，您倒先给了我，若让她知道了岂不恼我？您存心害我不成！”



见她双颊绯红，眼含春色，胤禔更是调笑道：“我哪舍得害你，爷疼你还来不及呢！”

“讨厌！”郎氏啐了句，便娇笑着跑开。

胤禔此刻早已心猿意马，忙快步追赶而上。

巧萱怔怔地望着两人的背影，只觉一股寒气自背脊一涌而上，透彻心肺，脸上的伤仍隐隐作痛，却再也流不出泪来。

此刻戏台上正在唱《长生殿》，唐明皇与杨贵妃对月盟誓的一幕，歌婉流长，好不缠绵。

今次诸位阿哥的面色都不善，因这两年以八阿哥胤禩为首的这群阿哥们，在皇上面前逐渐失势。去年九月，八阿哥更是被削去了爵位，到了十二月虽赐还贝勒的封号，但恩宠已今非昔比。虽说是听戏消遣，却个个心有鸿鹄，满腹惆怅。

“快过年了，九哥，送老爷子的礼你可准备好了？”十阿哥胤祹侧过脸来问道，却见胤禔望着戏台上扮杨贵妃的戏子发愣。

胤祹瞄了眼那戏子，道：“这不是‘荣庆班’的台柱田复生吗？他这贵妃的扮相，可算是京城的一道亮景啊！”

待见那杨贵妃在台上向着众人掩面一笑，胤祹突然睁大了眼，又仔细打量了那戏子一番，随即压低声道：“九哥，平日里任你再胡闹也就罢了，这男宠之事可千万使不得！太子可就是毁在这劳什子上的！都这么多年了，你怎的还是放不下啊！”

胤禔回过神，苦笑道：“若能戒早便戒了，何至于折腾到今天！”

听了这话，胤祹无奈地长叹一声，猛灌了两口烈酒。

另一桌的女眷则是谈笑风生，想那朝中之事自有男人们去操心，她们只要安分守己自是无忧。

但见庶福晋郎氏容光焕发，一身的珠光宝气。她是去年进的府，上两个月和侧福晋完颜氏相继生下四阿哥弘旷和五阿哥弘鼎，胤禔却唯独对她嘘寒问暖，倒是把自十八岁便跟了自己的完颜氏擢在了一旁。至此郎氏便恃宠而娇，往往盛气凌人，恨得其她几个侍妾咬牙切齿，暗地里直咒骂于她。

见郎氏热情地招呼着其他府中的福晋，俨然已将自己凌驾于同桌的侧福晋完颜氏之上。而身为府中主理内务的完颜氏却仍从容淡定，面上并无不悦之色，

旁人看在眼中,都不禁暗暗佩服。

郎氏正好不得意时,眼前忽然人影一晃,唬得她洒翻了酒,正待发作,一看祸首却是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娃,正是府中的四格格兰吟。

那兰吟与其他小阿哥格格玩累了跑到这桌来拿糕点吃,她个子小够不到,一旁的完颜氏见状忙起身,用帕子包了两块点心递于她,嘴里还不断嘱咐着,走路时要小心,别绊倒了。

兰吟拿过糕点,瞅了眼郎氏沾湿的新衣。郎氏知道这是位自己惹不起的主,故作大度地笑道:“没事,格格去吧。”自己则吩咐着奴才回房换衣。

整个贝子府的人都知道,胤禔管教子女极严,唯独对这个四格格娇宠溺爱。且不说吃穿用度皆是最上乘的,也不提平日里砸坏了多少玉器古董,单提去年与郎氏同时进府的一个侍妾,论容貌不在郎氏之下,且精通音律,胤禔对她可说是到了专宠的地步,即便郎氏也望尘莫及。那侍妾由于初时不诌人事,加上有心人挑拨,失手打了这位四格格,便被胤禔毫不留情地赶出了贝子府。年初时,四格格得了场来势汹涌的急症,胤禔撤下所有事务,整夜将她抱在怀中,凡事亲历亲为,直至四格格病愈。故府中之人都道:“万事皆有通路,得罪四格格绝路。”

郎氏边想边走,没留神拐了脚,一个踉跄幸好被身旁的丫鬟扶住,虽没摔倒,却推倒了一旁的来人。她心中原已不快,此刻更如火上浇油,开口便骂道:“是哪个没长眼的混账东西冲了我?”

那边隐隐听到有人惊呼道:“呀,主子摔着了没?”

说话间,便闪出个人,对着郎氏劈脸便是一耳光:“你又是什么货色!敢在这里放肆!”



当即众人便傻了眼，莫名其妙地看着对方——原来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大丫鬟，但见她浓眉杏目，一身猩红的棉袄，就如同她的性子一般扎眼。

郎氏见自己竟被个不知哪里冒出来的丫鬟打了，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吩咐奴才将她绑下去行杖棍。

一旁两个小厮正欲上前，那丫鬟却冷笑道：“连自己的正经主子是谁都没弄清楚，就想来查办我，不要命了吗？”

小厮们见她面无惧色，一时倒没了主意，犹豫不决地站在原地。

郎氏气岔了，正欲上前亲自动手，猛被人拉住，回首一看正是胤禔，霎时呜咽道：“爷，您要为妾身讨回这个公道啊！”

红袄丫鬟看是胤禔，脸色才稍有缓和，但当见郎氏依偎在胤禔身旁，趾高气扬地瞪着自己，便又不甘示弱地回瞪过去。

在她身后同行而来的一个黄袄丫鬟，见状忙用力拽着她跪下磕头道：“奴婢们给各位主子请安！各位主子身体安康，福寿延年！”

“这不是剑柔和绵凝丫头吗？”后脚跟来的十四阿哥胤禔眼尖地喊道，“你们两个不在盛京待着，大老远跑回来做甚？”

“十四弟，四年不见怎么还是这般没长进。她们俩自然是和主子一起回来的啊！”

听到这黄莺似的清脆嗓音，巧萱没来由地心头一颤，顺着众人的目光望去，但见一位少妇分开人群，摇曳走来。一身水绿色的印花锦缎旗袍，围着红狐围脖，脚上登着同色的皮靴，外罩件银白色的兔毛风衣，头上简单地绾了个

二. 夜归

发髻，簪着支八宝翡翠菊钗，犹如一朵浮云冉冉飘现。通明的灯火勾勒出她精致的脸廓，散发着淡淡的柔光，巧笑倩兮间，只觉玉面芙蓉，明眸生辉。

半晌，胤禔才结结巴巴道：“九嫂，你——你回来了！”

戏台那方则唱音渺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额娘！”兰吟扑到少妇的怀中，欣喜地嚷道，“您可以离开盛京了？您的病好了吗？”

少妇倾身抚着兰吟的小脸，浅笑道：“我的兰儿比一年来盛京又长高了，快是个大姑娘了！”

郎氏未想自己冲撞的竟是嫡福晋董鄂氏，她进府以来只听闻这位嫡福晋身虚体弱，素年来都在盛京老家养病，也有传言说这位福晋其实是被胤禔假借养病之名打入冷宫，强行遣送去盛京的。思及此，她抬头看向胤禔，见他神情凝重，似有不悦之色，心下宽慰许多。

少妇将视线从兰吟的脸上转向胤禔，停留片刻，又缓缓看向他身后，道：“八哥，十弟，十四弟！几年不见，大家可都安好？”

“尘芳姐姐！”不待他人回答，胤禔的嫡福晋完颜氏沂歆，已按捺不住跑过去拉着她的手嘟囔道，“你倒好，这些年一个人躲在盛京过安生日子，也不知我有多记挂你！更可恨的是九哥，将你丢在脑后置之不理。我几次——”

“沂歆！”胤禔见她口无遮拦，忙呵斥道，“你休要胡说！”

沂歆身形一颤，看了眼已面色铁青的胤禔，心下尴尬地吐了吐舌，躲到尘芳身后可怜地望着胤禔。

见胤禔头痛地敲着脑门，那边尘芳则掩嘴轻笑道：“我就喜欢沂歆丫头这般的心直口快。什么大不了的事，十四弟，沂歆年纪还小，莫吓坏了她。你在这个岁数，还不及她懂事呢！知道这几年，你在皇上面前受了器重，小看不得了。可在咱们这些哥哥嫂子眼里，你还是那个看到螃蟹也会吓得哇哇大哭的小十四啊！”

旁人听了这话，皆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九嫂！”胤禔则尴尬地涨红了脸，急得直跺脚。

沂歆从来不知有此事，此刻笑得更是弯不起腰，倚到尘芳怀中嚷道：“好姐姐，还是你有法子降得住他。这些年来，我也不知被他气了多少回，今日总算整治到他了！”

沂歆正说着，腰间忽感一痛，被撞出了老远，却是兰吟紧搂着尘芳的腰气鼓



鼓道：“额娘是我的，十四婶不准与我争！”

众人一怔，看到沂歆目瞪口呆的样子，更是放声大笑，连近日一直满面愁容的八阿哥胤禩都忍俊不住，嘴角浮现出淡淡的笑意。

董鄂尘芳拍着女儿兰吟的肩，抬眼环视众人。

这样欢乐的场景已经许多年未见了，此刻众人是笑得如此开怀，可在这些笑脸的背后早已不见了当年的真挚和纯洁。她仰望夜空，月色暗淡凄凉，新的一年转眼即到，可愁绪却早已在这隆冬季节慢慢弥散开来。

剑柔清点完行李，安排好值夜的嬷嬷和丫头，方才挑帘走进内屋。见尘芳已换了身家常的便服，绵凝则正伺候着梳洗，忙两三步上前，将小丫头捧着的手巾递了过去。

尘芳边抹干手边问道：“都打点好了？”

剑柔道：“那二十个樟木大箱子已让人送进了库房，咱们随身的行李也都放在了外屋，等明儿便开始清理盘点。”

一旁的绵凝插嘴道：“我看还是先别开箱了，折腾了一番，怕又是白忙活一场！”

见剑柔不解，绵凝努嘴继续道：“我是怕过不了几日，咱们又要打包回盛京去了！”

剑柔随即会意地笑道：“可不是，看来还是原封不动的好！”

尘芳也不理睬她们，随手抽了本书坐上了床，歪着身子翻看起来。一入眼，却是那首《菩萨蛮》：

“问君何事轻别离，一年能几团栾月，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

春归归不得，两桨松花隔。旧事逐寒朝，啼鹃恨未消。”

“格格，这虽是玩笑，却也是奴婢们的心里话。”绵凝拿了床羊毛毯将她的腿盖严实了，语重心长道，“您是这府里的正经主子，总不能一年四季都不露个面吧。纵是贝子爷不说什么，宫里的娘娘，甚至是皇上也是要顾虑到的。哪有做儿媳的，常年不在眼前伺候的道理。”

“就是撇开旁人不谈，四格格可是您的亲骨肉，您总不能让她在京城和盛京两地，经常奔波劳累吧！”剑柔剪了烛花回来附和。

尘芳丢下书，拧着烟眉道：“两个丫头今日怎么这么多话，都怪我平日里太纵容着你们，一个个都没了分寸。”

绵凝见她面露不悦，便不敢再言，偏剑柔气鼓鼓道：“奴婢还不是为了主子您吗！您看今日那庶福晋一副洋洋得意的嘴脸，我心里就来气！”

“我说呢，你今日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原来是看不惯她啊！”尘芳坐起，正色道，“这里不比盛京，满地的皇亲国戚，能在贝子府坐上庶福晋的位子，她的家世岂会一般？你若再收敛些，恐怕会惹来祸事，到时只怕连我也保不了你。”

剑柔见她神情严肃，忙跪下道：“奴婢当时也是一时情急，若是有人要追究起此事，奴婢定会一力承担，决不敢连累主子！”

尘芳见她虽说得绝决，面色却已发白，伸手拧着她的鼻尖笑道：“可怜见的，起来吧。我唬你呢！你和绵凝是我的左膀右臂，我焉有自断双臂的道理？再说，你那一巴掌却也是深得我意！”

剑柔心下松了口气，一旁绵凝扶起她笑道：“就只会在外人面前逞强，格格才一句话就被吓蒙了。素日的伶俐劲儿都跑哪儿去了？可见孙猴子再泼皮，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剑柔顿时羞红了脸，尘芳则颌首道：“关心则乱。她心里若没有我，又岂会在意我说的。”

耳听屋外打了二更锣，尘芳长途劳顿也乏了，正欲宽衣入寝，外屋却传来匆忙的脚步声，一个嬷嬷扯着嗓子道：“这深更半夜的，是谁还来叫门？主子都睡下了！”

片刻，又听那嬷嬷笑道：“哟，这大冷夜的，您怎么来了？”



剑柔和绵凝见进来的竟是侧福晋完颜氏，脸上不免流露出失望之色。

婉晴走进屋，只觉一股暖风迎面扑来，房内有些凌乱。西面墙上挂着一幅唐寅的《秋江垂钓图》，左右衬着一副对联，字体是仿米芾的行书，却仍能看出乃是出自女子的手迹，其词云：“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几个包袱搁在桌上还未及打开，书架上皆放满了书，倒还不够用，窗下的书案和椅子上也都堆上了书册。

她行过礼后拣了张空闲的红漆描金团凳坐下，见尘芳随意披了件葱黄色掐腰小袄，趿着鞋下了床来。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披散在腰后，更显得面白如玉，身形娇娆。

绵凝回身欲去泡茶，婉晴忙道：“姑娘不用了，我坐坐便走，喝了茶反倒要搅了睡头。”

绵凝略一迟疑，尘芳吩咐着：“给福晋去温一碗我时常吃的牛乳子来。”又回首对婉晴道，“那东西喝了晚上睡得安稳，比起马奶子和羊奶子也没那么股骚味。”

婉晴笑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尘芳倒也不急，坐下来静待她开口。

良久，婉晴方道：“要过年了，送宫里各位娘娘和各府内眷的礼单我都拟好了，您什么时候过目一下？”

“不用了，这么多年都没出过什么纰漏，你办事，我很放心。”尘芳端起茶抿了口，却发现是枫露，她素来饮的是白眉，想是今天匆忙，哪个丫鬟不知情送上来的，也不作声，慢慢放下。

“府里几年来的账册，待我让账房整理好了送过来，您看可行？”婉晴见她双眉一皱，不知为何，说话更小心翼翼。

三. 婉晴

“交给绵凝丫头便可以了，我一看到那些账册，头便作痛。”尘芳拢着耳边的碎发道，抬手间褪落的袖口露出了截雪藕般的臂腕。

婉晴眼前红光一闪，直盯着尘芳手腕上的镯子发愣。那是去年皇上赐给宜妃娘娘的红麝翡翠翔凤镯，说是前朝一位皇后的心爱之物。当时宜妃喜欢得天天拿出来炫耀，后来不知怎么被贝子爷哄得讨了去，却不曾听闻给过府里的哪个人，却原来还是给了她。

听尘芳唤了自己两声，婉晴恍过神起身道：“您歇着吧，我明日再来。”说着便急急忙忙地走了。

绵凝端着牛乳子进来不见人，听剑柔道：“这福晋可真奇怪，眼巴巴地来了，才说了两句便走。”

尘芳则冥思地抚着腕上的镯子，那是去年兰吟来盛京时捎给她的，说是自己特地买了送于额娘的。她见这镯子色泽嫣红通润，心下喜欢，便时常戴着，今日看来却绝非寻常之物。

两个丫鬟见婉晴面色苍白地走出房，忙上前欲搀扶。她摆摆手，沿着碎石羊肠小道一路走走停停。左右掌灯的两个嬷嬷也不敢走快，只保持在离她两步的距离。

寒风吹过，婉晴猛地吸进口冷气，只觉胸口闷得慌。她自及笄后，便常听人夸赞自己“端庄秀丽，贞静贤淑”，十六岁选秀入了宫，后便被赐于九阿哥胤禔做了侧福晋。当时胤禔对自己也可说是温柔体贴，那两年日子就像浸在糖罐里一般甜蜜。可是渐渐地，她发现胤禔老爱往宫里跑，常常独自一人坐着发呆，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当时自己便隐约猜着了几分。

直到康熙四十年初夏的那一日，她身怀大格格，每日午睡后都会在阿哥府的花园里逛上一圈。初夏的微风搔痒着脸颊，就如她当时的心境一般，温馨惬意。听到远处凉亭里断断续续地飘来歌声，自己好奇地走过去。只见胤禔坐在石凳上，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个少女在那边吟唱，从未见过他如此专注近似痴迷的神情，婉晴心中一紧，脚步不禁有些缓顿。

那少女一袭烟粉色的水缎旗袍，背影娉婷，只听道：“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她一个转身，裙摆如同池塘里的碧波旋灿出层层漪涟，少女回首看到婉晴，愣了下随后露齿一笑，手中的檀扇轻抚过她的下颌继续唱道：“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将琴代语兮，聊写衷肠。



何日见许兮，慰我彷徨。愿言配德兮，携手相将。不得与飞兮，使我沦亡。”

婉晴的脑子里嗡的一下都空白了，怔怔地望着眼前明眸皓齿，风情婉约的女子，仿佛天地间所有的灵气都会聚在她的身上，举手投足都挥洒出炫目的光彩。

“你便是婉晴？”少女和善地问道。她年纪虽小，语气却很老成。此时胤禔已走到少女身后，正色地盯着自己。

婉晴迟疑了下，点点头。

少女上下打量了她一番，拍手笑道：“果然是个贞静的人，你的爷倒不曾说错。”

“我何时诓骗过你一句了。”胤禔插嘴道，语气中带着丝哀怨。

婉晴诧异地看向胤禔，在自己的印象中，胤禔总是骄傲自负的，父为天子，母是宠妃，终日被一帮卑恭屈膝的臣子奴才们簇拥着，如此天皇贵胄，人生得意之事已占尽八九，何曾有过这般的无奈神情。

少女白了胤禔一眼，又对婉晴笑道：“我看你头上这支紫玉簪子漂亮，盘给我可好？”

婉晴面有难色，这紫玉簪是新婚之夜胤禔送于她的，虽不是矜贵之物，自己却极为珍惜。见少女漆墨晶亮的眼坚定地望着自己，有着志在必得之势。她不自觉地绞着手中的锦帕，欲开口拒绝，转眼看到胤禔盯着自己的眼神冷冽，暗暗一怔，忙取下簪子道：“姑娘喜欢的话，拿去便是了。”

那少女接过簪子，在手中掂量了下，扑哧一声笑道：“可真是个好听话的孩子！”贴身又将紫玉簪仔细地插回婉晴头上，顺手掸平了她肩上的衣褶，道，“君子不夺人所好，更何况是姐姐你的心爱之物。”

婉晴但觉发间一重，不由得低头看向脚上的绣鞋，鞋尖不知是在哪里染上了一抹青苔，衬在蜜合色的鞋面上极为突兀。

“时辰不早了，我送你回宫吧，不然惠妃娘娘又要念叨了。”胤禔牵着少女的手从她面前走过。

“怕什么，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我还想去别处瞅瞅呢！”少女娇嚅道，“你不是说京城里的茶馆有人说书？带我去见识见识！”

“那里龙蛇混杂的，你一个女儿家怎去得。你不是爱吃前门杨家的芙蓉糕吗，咱们顺道买了带回宫去。”胤禔哄道。

隐隐又听道：“你喜欢那紫玉簪，明儿我送你一支。”